



哥萨克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草 婴 译



哥萨克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草 婴 译

漓江出版社

外国文学名著

哥 萨 克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

草 婴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6 插页 2 字数 132,000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4,500 册

书号：10256·152 定价：1.35 元

“外国文学名著”出版说明

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,认识世界;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,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,本社特陆续出版“外国文学名著”。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短篇小说。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,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。对独树一帜、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。

目 录

哥 萨 克 (1)

(1—42章)

译 后 记 (234)

莫斯科万籁俱寂。冬天的街上难得听到辘辘的车声。窗子里已没有灯光，街灯也熄灭了。但教堂里却已传出当当的钟声，钟声荡漾在沉睡的城市上空，报道着黎明的降临。街上空荡荡的。偶尔有一辆做夜生意的雪橇，滑过街上的积雪和泥沙，从街的这一头驶到那一头；赶雪橇的坐在上面等顾客，等得睡着了。一个老婆子上教堂去；教堂里零零落落地点着几支蜡烛，烛光红红地映在圣像的金饰上。工人们睡了一个漫长的冬夜，已经起床，这时候正上工去。

可是对老爷先生们来说，这还是晚上呢。

已经过了法定的营业时间了，但骑士酒店的一个窗子里，仍有灯光从紧闭的百叶窗缝里漏出来。酒店门口停着一辆轿车、一辆雪橇和一辆出租车，马车和雪橇的后座紧靠在一起。一辆三驾驿站雪橇也停在这里。看门人裹紧衣服，身子缩成一

团，躲在屋角后面。

“他们干吗尽说废话呀？”一个形容消瘦的堂倌坐在前厅里想。“老是正好碰到我值班！”从灯光通明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三个在吃饭的青年人的声音。房间里，桌上摆着吃剩的晚餐和酒。一个个儿瘦小、相貌难看、但很整洁的青年坐在那里，他那双和善而疲倦的眼睛望着那个准备远行的人。另外一个个儿很高，躺在摆满空酒瓶的桌旁，玩弄着怀表上的钥匙。第三个身穿一件崭新的皮里短外套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偶尔停住脚步，用他那相当粗壮有力、但指甲修得很整齐的手指捏碎一粒杏仁。他老是笑咪咪的，眼睛和脸上都焕发着光辉。他指手划脚、热情洋溢地说着话，但显然找不到适当的字眼，因为他想到的话似乎都不足以表达他心中翻腾的感情。他一直满面笑容。

“现在什么话都可以说了！”这个准备远行的人说。“我不是替自己辩护，但我希望你至少得象我了解自己那样了解我，并且不要庸俗地看待这件事。你说我对不起她吗？”他对那个用和善的目光瞧着他的朋友说。

“是的，是你对不起她，”瘦小难看的人回答，他的目光似乎显得更和善更疲倦了。

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这话，”准备远行的人继续说。“照你看来，被人爱同爱人一样幸福，一个人只要一次被爱，就终生受用不尽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受用不尽了，我的宝贝！一辈子受用不尽了，”瘦小难看的人回答，一会儿睁开眼睛，一会儿闭上眼睛。

“但一个人为什么不主动去爱人呢！”准备远行的人若有所思地说，露出一副近乎怜悯的神气瞧着朋友。“为什么不去爱呢？因为没有爱情。不，光被人爱是一种不幸，因为你没有同样的感情可以给人，你会觉得对不起别人。哦，天哪！”他摆了摆手。“这些事要是能合理进行倒也罢了，事实上往往颠三倒四，不由我们作主，只得听其自然了。如今倒象是我偷了那份感情。你也是这样想的，你别否认，你确实是这样想的。说实话，我这辈子干过好多愚蠢的和卑鄙的事，可是在这件事上，我并不懊悔，也不可能懊悔。不论开头，不论后来，我都没有欺骗过自己，也没有欺骗过她。我原以为终于对她有了爱情，但后来发现我这是无意识地自欺欺人，这样谈恋爱是不行的，我谈不下去，可是她不肯罢休。我谈不下去，这难道能怪我吗？叫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算了吧，反正这事现在已经了啦！”那朋友一边说，一边吸着雪茄以驱除睡意。“有一点可以断言：你还没有恋爱过，你也不懂什么叫恋爱。”

穿短外套的人抱住头，还想说些什么；可是他无法把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。

“没有恋爱过！对，我没有恋爱过。可我心里

想恋爱，没有别的欲望比这更强烈了！再说，有没有这样的恋爱呢？天下什么事都是有缺陷的。哼，有什么可说的！我在生活上搞得乱糟糟。可现在一切都了啦，你说得对。我觉得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。”

“你新的生活中又会搞得乱糟糟的，”躺在沙发上玩弄怀表钥匙的人说，但准备远行的人没有听见。

“我要走了，我觉得又伤心又高兴，”他继续说。“为什么伤心？我说不上来。”

于是准备远行的人又讲起他自己的事来，没注意别人并不象他那样感兴趣。一个人在心醉神迷的时刻往往最自私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他觉得天下没有什么比他自己更可爱更有趣的了。

“德米特里·安德烈伊奇，车夫不肯等了！”一个年轻的农奴进来说，他穿着一件羊皮外套，头上缠着一条围巾。“马车十一点多就来了，此刻已经四点了。”

德米特里·安德烈伊奇瞧了瞧他的农奴凡纽沙。凡纽沙头上缠着的围巾、他那双毡靴和他那张睡眼惺忪的脸，仿佛都在召唤他的主人走向一种新生活，一种充满劳动、困苦和忙碌的生活。

“真的，该走了。再见吧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摸索着外套没有扣上的钩子。

尽管朋友们都劝他再给车夫一些小费，叫他再

等一会儿，他却戴上帽子，站到了房间中央。他们相互吻了一次，两次，停了一下，又吻了第三次。穿短外套的人走到桌子旁边，喝干了桌上的一杯酒，握住那个瘦小难看的朋友的手，涨红了脸。

“啊，我还是说出来吧……我必须对你坦白，我也可以对你坦白，因为我喜欢你……你爱她，是不是？我一直是这样想的……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那朋友回答，同时笑得更亲热了。

“也许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奉命来熄掉蜡烛的，”睡眠惺忪的堂倌说，他听到他们最后几句话，心里觉得奇怪，老爷先生们说的怎么总是那些话。“请问，帐单该给哪一位？给您吗，先生？”他对高个子说了一句，其实早就知道该向谁收帐了。

“给我，”高个子说。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六卢布。”

高个子想了一想，一句话没说，就把帐单塞进口袋里。

另外两个继续谈他们的话。

“再见了，你真是出色的小伙子！”那位瘦小难看、目光和善的先生说。

两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。他们走到门口。

“哦，对了！”远行的人红着脸，对高个子说。“这骑士酒店的帐请你先付一下，以后写信告诉我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”高个子一边戴手套，一边说。“我真羡慕你！”当他们走出门口的时候，他又突然补了一句。

远行的人坐到雪橇里，用外套裹紧身体，说：“好吧，那咱们一起走吧！”他甚至于挪了挪身体，给那说羡慕他的人让出一个位子来；他的声音有点儿哆嗦。

一个送行的人说：“再见了，米嘉，上帝保佑你……”他但愿他快点走，因此没有把话说完。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有人又说了一声“再见”，另外一个说了一声“走啦”，于是赶雪橇的催动了马匹。

“叶利沙，走了！”送行人中的一个嚷道。

马车夫活动起来，嘴里啧啧作声，拉动缰绳。僵硬的车轮就在雪地上吱嘎吱嘎地响起来。

“奥列宁真是可爱的青年，”送行的人当中有一个说。“可他上高加索去有什么意思？而且当的又是士官生！叫我说什么也不干。你明天到俱乐部吃饭去吗？”

“去的。”

送行的人走散了。

远行的人觉得热了，皮外套很暖和。他坐到雪橇底里，敞开外套；那三匹鬃毛很长的驿马慢吞吞地穿过一条条黑暗的街道，经过许多他从来没见过的房子。奥列宁觉得只有出远门的人才会经过这些

街道。周围黑暗、寂静而凄凉，可是他心里却充满回忆、爱情、懊悔和哽住喉咙的愉快的眼泪……

二

“我喜欢他们！十分喜欢！他们真好！真可爱！”他反复说，并且很想哭。为什么想哭？谁真可爱？他很喜欢的是谁？他可说不上来。有时候，他望望一座房子，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把它造得这样古怪；有时候，他觉得奇怪的是，车夫和凡纽沙跟他身份这样不同，为什么此刻却坐得离他这样近，并且由于驽马猛拉冻僵的皮带，他们正和他一起颠簸摇晃。接着他又说：“他们真可爱，我真喜欢他们，”有一次甚至于说：“多么动人哪！太妙啦！”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他说这个干什么，他问自己：“莫不是我喝醉了？”不错，他喝了大概两瓶酒，但使他心情陶醉的不光是酒。他想起了一切他觉得亲切友好的话，想起了朋友们在他临走前羞怯而又似乎随口说的话。他想起了握手、眼神、沉默，以及他坐上雪橇时送行人的送别声：“再见了，米嘉！”他也想起了自己毅然决然的坦白。而这一切他觉得都使人感动。在动身以前，不但亲戚朋友，不但平素对他冷淡的人，就连那些讨厌他仇视他的人，也都不约而同地格外喜欢他，并且象在忏悔时

或者临终之前那样饶恕他。“也许我再不会从高加索回来了。”他想。他觉得他爱他的朋友们，同时爱某一个人。他可怜自己。然而，使他心肠软化、热情洋溢，以致忍不住吐露那些无意义的话的，并不是朋友的情谊；使他感情达到这种地步的，也不是女人的爱情（其实他还没有恋爱过呢）。那种满怀希望的自爱自怜，那种青春时期珍爱自己灵魂中一切美好东西的感情（他觉得如今他的灵魂中只有美好的东西），使他流泪，使他说了些语无伦次的话。

奥列宁是个青年，没有念完大学，也没有工作过（只在什么官厅里弄了个挂名差事），却已经花掉了一半财产。年纪到了二十四岁，还没有选定一种职业，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。他就是莫斯科社交场中的所谓“年轻人”。

从十八岁起，奥列宁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——这样的自由生活，只有四十年代有钱而从小丧失父母的俄罗斯青年才能享受。对他来说，既没有肉体上的枷锁，也没有精神上的枷锁；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他什么也不缺少，也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。家庭、祖国、信仰、贫穷，对他都是不存在的。他不相信什么，也不承认什么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不是一个阴郁、乏味、爱唱高调的青年，正好相反，他总是热情洋溢。他根本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，可是每次遇到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总有点神魂颠

倒。他早就认为名誉地位都毫无意义，可是在舞会上，谢尔基公爵走过来对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，他不禁又感到很得意。但他决不让他的任何冲动发展到妨碍自由的地步。不论迷恋什么，只要预感到将引起操劳和斗争（跟生活的微小斗争），他就立刻本能地摆脱掉那种感情或事情，以恢复自己的自由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他的社交活动、公事、家务、音乐（他一度想献身的事业）和跟女人的恋爱（他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）。使他犹豫不决的是，他应该把人生只有一度的青春奉献给什么：献给艺术呢，还是献给科学？爱一个女人，还是做些实际工作？因为，青春不是智慧、意志或者教育，而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激情。有了这种激情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己，而且照奥列宁看来，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世界。不错，有些人缺乏这种激情，他们一踏进生活，就把首先碰到的那副重轭套在自己身上，并且老老实实在地戴着它，一直干到生命结束。但奥列宁却过分强烈地感到身上这种无所不能的青春活力，那种可以转化成一种愿望或一种理想的力量，那种敢想敢为的力量，那种可以不问目的而纵身投入无底深渊的力量。他意识到这一层，感到自豪，并且不知不觉地因此觉得快乐。直到如今，他只爱自己一个人，而且不可能不爱自己，因为他对自己只抱着美好的期望，还从来没有失望过。离开莫斯科的时候，他心里洋溢着青春的快

乐：青年人一旦认识了错误，就对自己说：“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。”过去的事都是偶然的，微不足道的，以前他并不想好好生活；现在呢，等他离开莫斯科，就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——过这种生活不会再犯错误，不会再有悔恨，而只会有幸福。

长途旅行总是这样的：在开头两三站，思想往往停留在离开的那个地方，但在路上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思想就会忽然转移到旅行的目的地上，而对那新地方作种种海阔天空的遐想。奥列宁的情形也是如此。

出了城市，环顾白雪皑皑的田野，他感到单独处身在这自然环境中的情趣。他裹紧外套，坐在雪橇底里，静下心，打起瞌睡来。跟朋友们分手，使他十分感动。他想起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，当时的种种景象，连同模模糊糊的思想和悔恨，不禁一一在眼前浮现。

他想起那个给他送行的朋友，想起他们谈到的那朋友跟那姑娘之间的关系。那姑娘很有钱。“既然知道她爱我，他怎么还能爱她呢？”他想，心里起了恶意的猜疑。“人世间不道德的事真多啊！可我怎么还没有恋爱过呢？”他问自己。“人家都说我从来没有恋爱过。难道我精神上有毛病吗？”接着他回想起他对女性的迷恋。他想起最初的社交活动，想起朋友的一个妹妹：他跟她一起坐在桌旁，在灯下共度了几个黄昏，当时灯光照亮她那正在做

针线的纤细手指和她那美丽娇嫩的脸蛋的下半部。他想起他们娓娓的长谈，象传送燃烧的木棒游戏那样没完没了；他想起当时的局促不安和经常对这种不自然场面的反感。当时总象有个声音在低声说：“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不是那么一回事！”事实果然证明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接着他想起了舞会，想起了怎样跟美丽的德夫人跳玛祖卡舞。“那天夜里我是多么销魂，多么幸福哇！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发觉自己还是无拘无束的时候，我又是多么伤心，多么懊恼哇！为什么爱情不来捆住我的手脚呢？”他想。“不，爱情是没有的！那位邻居太太，象对杜勃罗文和首席贵族那样对我说，她爱星星，看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他又想起了他在乡下的农事，但也想不出什么愉快的事情。“他们会常常谈到我这次远行吗？”他心里琢磨着。但“他们”是指谁啊？他说不上来。接着产生的思想使他愁眉不展，嘴里也跟着嘟囔起来：他想起了裁缝卡普尔和欠这裁缝的六百七十八卢布。他还想起他请求裁缝再等一年，裁缝脸上却露出困惑不解和无可奈何的神气。“哎，天哪，天哪！”他眯细眼睛反复说，竭力驱除这些讨厌的念头。“虽然如此，她还是爱我的，”他想起临别时谈到的那个姑娘。“是的，我要是娶了她，就不会负债了，可如今我欠着华西里耶夫的债。”接着，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家出来，最后一次到俱乐部同华西里耶夫先生打牌，还

想起当时他怎样低声下气地要求再打一局，却被华西里耶夫冷冷地拒绝了。“只要省吃俭用地过上一一年，就可以还清全部债务了，去他妈的……”虽然有着这样的信心，他还是重新计算着剩下的债务、限期和预计归还的时间。“除了骑士酒店之外，我还欠莫列尔的帐呢，”他回想着他负下那么多债务的那个夜晚。这是在吉卜赛人那儿举办的狂欢酒会，由几个从彼得堡来的人发起：沙皇侍从官萨什卡·贝，德公爵和那个显要的老头儿。“那些大人先生们为什么这样得意洋洋呢？”他想，“他们凭什么结成一派，并且认为别人参加他们一伙就挺有面子呢？就凭他们是沙皇的侍从官吗？他们把别人看得那么愚蠢，那么卑贱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可要让他们明白，我才不希罕跟他们接近呢。但我想，要是安德烈经理知道我跟萨什卡·贝上校那样的沙皇侍从官居然你我相称，他准会大为惊奇的……还有，那天晚上没有人喝得比我更多了；我还教会吉卜赛人一支新歌，大家都听我们唱。我虽然作了不少蠢事，可我到底是个出色的青年，”他想。

早晨，奥列宁已经来到第三个驿站了。他喝了茶，亲自动手跟凡纽沙把包裹皮箱重新安放好，稳稳当当地在行李中间坐下来，并且知道各种东西放的地方（钱放在哪儿，有多少，护照、驿马使用证和通行税征收单放在哪儿）。他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，心里很高兴，而漫长的旅途似乎成了长